

荣获《中国作家》文学奖

徐迟报告文学奖

寻找巴金的 黛莉

赵瑜 著

探秘侦踪，劫后犹存七封旧信
风流不老，惨烈往事鲜为人知
新太在幽暗中向光明
于无声处听惊雷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巴金的黛莉 / 赵瑜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507-1769-5

I. ①寻… II. ①赵…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694号

寻找巴金的黛莉

XUNZHAO BAJIN DE DAILI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韩海彬 张小娟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hp.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
定 价 3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寻找巴金的黛莉》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的一部很有影响力的长篇纪实文学，2009年首发即引起很大轰动，并荣登“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前列，获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一名。

七年过去了，寻找黛莉的故事依然吸引人，大家依然关心着黛莉，也为挖掘出的这段尘封历史而津津乐道。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大时代的历史。历史往往需要用细节来充实。准确讲，这部书稿不是作家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脚走出来的故事。如果不是赵瑜对偶然在古玩市场上发现的七封信执着的穷根究底，不是他锲而不舍的坚持，这个故事可能永远沉埋在历史的尘埃下，黛莉也如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一人被忽略，巴金和黛莉的交往也不为人知，文学界也不会知道的远在偏僻的黄土高原封闭落后地区的女孩子曾与现代文学的最前沿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作家填补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细节，

所以它高于一般的文学作品。

非虚构作品近年来非常受读者追捧，渴望了解真相阅读的普遍心理。如何把一件普通的事件转化成带有普遍意义的公众话题，以至归纳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这是作家写作的高度。

《寻找巴金的黛莉》具有优秀图书的特质，所以，在时隔七年再次出版。作者非常配合我们，对原书内容文字修订，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以丰满作品。并在再版后记中，向关心黛莉的读者布告了黛莉的最新消息。

海天出版社

2016年11月

目 录

一 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 003
二 古董商喊出高价位	/ 013
三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	/ 023
四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	/ 033
五 血溅《牺牲者》	/ 043
六 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 053
七 查找襄汾赵逢冬	/ 059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	/ 065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	/ 077
十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 085
十一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	/ 093

十二 赵公馆里两兄弟	/ 101
十三 抗战前最后一封信	/ 115
十四 宁武关人拉板车	/ 125
十五 五叔捐躯与梅生出走	/ 135
十六 在西安会晤赵健女士	/ 149
十七 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	/ 159
十八 从克难坡到嘉峪关	/ 171
十九 坚决不做二房太太	/ 185
二十 共同寻找巴金的黛莉	/ 201

纪实文学写作的奥秘
——从《寻找巴金的黛莉》谈起 / 215

黛莉：时代萍影生命传奇
——《寻找巴金的黛莉》反响巨大 / 247

修订本后记 / 257

闲暇时候，我也好点儿收藏。去古玩集市游走，偶得两件俗物，不奢望升值空间，只图个课间歇息，平添了古今赏析的情趣。有一搭无一搭，时日渐长，却也相熟了不少行内友人。所选项类亦不固定，是老的就话痨，彼此散淡请教，或交流往昔体会，或共享近日喜忧，不敢期待动人心魄的宝贝。人可以贪玩儿，切不可贪财。

让我无法割舍不能轻弃的交易，却有一回。当时，面对着巴金先生早年写给山西少女的七封老书信，我无法平静待之，反复追索不舍。得信后，又展开考证落实，“探索发现”这位女性。前前后后竟用了两年多工夫。故事波澜起伏，值得一记。同时，我将借助此文，向读者和研究界披露全部七封信的内容。



—

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这七封书信，都是年轻巴金用钢笔书写的真迹，应该没有发表过。收信人地址前后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二十号”，收信人姓名均为“赵黛莉女士”。七只实寄封俱在，其中两封保留着民国时期邮票数枚，上面分别印有孙中山头像和蒋介石头像。寄收邮戳依稀可辨，有“平沪”“上海”“北平”“阳曲太原”等字样，可辨认的时间为“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巴金先生在信封上或写“平快”二字，或写“上海李缄”字样。我得信时，七只信封和七封信之间，已经分离开来，没有原装在一处，因而其前后顺序尚需详察。巴金先生在信尾注明时间，未见年份，仅有月日，也为这七封信的排序加了些难度，要依靠内容从容推断。我认为七封信应是跨了年度的。要把七封信前后顺序排理准确，包括与信封对上号，还望专家细识。

我所看重的，是信件内容。七封信加起来好几千字，总还是丰富的。我没有涉及过巴金研究工作，仍坚持把信收藏回来，怕它们流失损坏，就是为了给巴金研究者们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点儿东西，总是个人私好，这次则有些为着社会之意。为了热爱和审视着巴金的人们，也为我所从事的文学工作，尽些心责吧。过去，生活在太行山深处的老太太，有些迷信却懂得“敬惜字纸”，应是某种尊重文化的自觉。而巴金先生本人，正是为保护文史资料而力倡修建中国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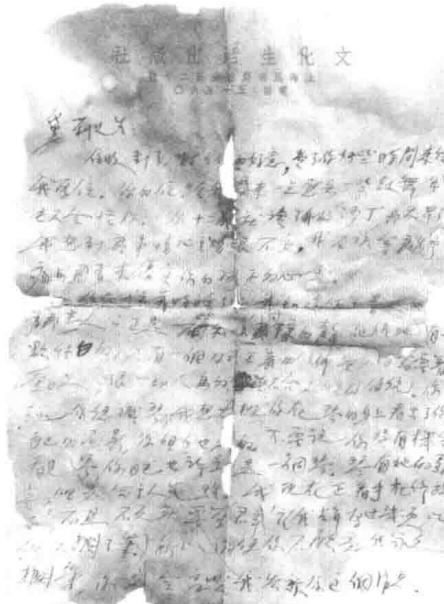
文学馆的首位作家。他甚至把建成此馆当作“一生最后一个工作”，说“我愿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亲笔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替文学馆排忧解难。巴金先生还带头捐出了第一笔开办费……



巴金先生这些信，历经七十多年风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让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灯下品读，如同一位前辈作家再次向我们细叙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时，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余六封，只落一“金”字，更让人倍感亲切。当年，巴金先生信致黛莉一人，而今看来，则是写给我们大家，写给他的全部读者的。

赵黛莉这个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黛莉应是一位读书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风气，自己起了好听名字来用，就像如今网友们很少使用真实姓名那样。我们可以推想，在阎锡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识女性赵小姐，读过巴金作品之后，产生强烈共鸣，心潮难平，她不满于旧家族窒息的空气，倾心致信作家，用了这个浪漫的名字。而这位少女显然颇多才情，信写得又真又好，否则，年轻巴金也不会给一位读者频频回复七信。这时，巴金先生三十来岁，尚未与萧珊女士结合，正处在准备恋爱抑或恋爱初期。事实上，萧珊女士与黛莉一样，也是读了巴金作品，用书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所收第一封信，纸质薄而坚，信纸上端印有三行红字，



巴金先生致黛莉的第一封信影印。

首行字体大些，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信封上中英文印刷地址相一致。次行字小，为“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末行是“电话：五一五六〇”，五位数。我最初见到信，便是这一封。当时，闻说有巴金旧信，我还不大相信，如今古董市场造假，绝技横生，一笑而已。待看过信封信纸邮戳邮票，始断为真。当时，在我记忆中，仅知巴金从日本归国后，曾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过总编辑，还做过《文季月刊》主编，一道工作的有靳以先生等人。据此，细察陈旧发黄的信纸，觉得极难伪造。后来见到全部七信，有五信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纸，有一封是“开明”信纸，还有一封是《译文》社信纸，纸质厚些，日久发脆，损字较多的也是这封。其上还有一句白话广告语，谓“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印有地址为“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一二号”，“电话：七四八九一”，也是五位数。所有这些，都佐证了这批文件

属于真品，行话叫是老的，是对的。更关键处，在于手迹与字体。巴金手书成了篇，还有许多繁体字，他人几乎无法模仿，除非照着印，写是写不成的。行话称一眼货，或曰大开门，取开门见山，毋庸置疑之意。当然，真正不可伪造者，还是信的内容，这是谁也编不出来的。因为巴金拥有一个与他人绝不相同的独特世界。第一封信，前后两页，巴金先生以横写完成。其余六信，皆为自右而左竖排竖写。

现在，我们可以阅读第一封信了。抬头一句，巴金称少女黛莉为“先生”，给读者以足够尊重。全文如下，内中作“□”处，是缺字或难以辨识之处：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谢谢你的好意，费了你好些时间来给我写信。你的信给我带来一点慰安，一些鼓舞，我决不会怪你。你十二岁就读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我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你在十六岁时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是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着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你说你认识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面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说你没有机会看见琴，你自己也许就是一个琴。琴有她的弱点，但是合于人性。我

现在正着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写《群》了。我去年写过几页，以后又搁了笔。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搁笔，你一定会高兴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譬如谈生活，谈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话语。但是请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乱，所以不能多写了。我一天总得回口几封信，而且我又是出名不会写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

祝

你好

巴金 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

由此而知，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址，也说明巴金愿意收到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着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巴金先生在1935年《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表述其意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

最大的敌人。”这些话，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简练地使用。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坐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畅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信中《砂丁》，是巴金先生早期的中篇小说。成稿在193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我没有读过《砂丁》原作，只是从李存光、陈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15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叙了云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五块银圆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拼死逃生行动，横遭镇压。巴金据此写出悲愤《砂丁》。作品笔调沉郁而绝望。他反对当局暴力，控诉血腥镇压，站在无政府主义者之革命立场，痛斥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部《砂丁》与不久后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两部反映底层工人生活的浸泪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顾去岁时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过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岛沈从文寓中小住，又在这里为《砂丁》写了序言。巴金在《序》中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
畅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
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
害到孩子们。

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篇《砂丁》，竟让一位十二岁的山西
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
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当作巴金“污蔑工人
阶级”的坏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还写过一
篇关于《砂丁》的创作谈。

信中，还谈到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
先生193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
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
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底主人翁是从家庭
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作《群》